

目次

- 一·太平莊不太平
- 二·「變天」
- 三·鐵骨頭一心報父仇
- 四·毛老道「背起兩面鼓」
- 五·四臭肉明滅暗不滅
- 六·成立佃戶退租會
- 七·前樓院香羅瓜賣嘴
- 八·毀皮鞭鬪爭毛老道
- 九·老明白明白了
- 十·平狗漢太平莊晴天

一、太平莊不太平

沂州府有個太平莊，太平莊王家是個大戶，七十五里向陽湖，一片一片看不到邊的好地，連楞兒都不分，夜夜會自來反潮，旱不着澇不着，遠近的人都這樣說：『金梁莊，銀喬莊，不旱不澇的太平莊。窮靠富，富靠天，不靠天來靠王家。』周圍幾十個莊子，只要是好地，都是王家的。要算上外湖的地，那就更多了，二三百年前，王家掛過千頃牌，莊裡的老人們都常說，當初一日小翰林進京趕考，走了個三天五日，還喝不着人家井裡水。

自古來『財主就能當官，當官就成財主』，太平莊王家在清朝時代坐了好幾任大官，光緒年間十頂大轎出來進去，好不威風。這些臟官們喝民血，榨民膏，東搗古，西搗古，窮人家的田地就都成了姓王的了。

積德堂是太平莊首戶，一門裡出過兩個翰林，紫巍巍的三座大樓房，莊裡人都叫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，翰林的子孫們都有威風，到如今還是太平莊的土皇上。翰林府當家的是王宏錦，外人叫他五花蛇；前樓院當家的叫王宏銀，外人叫他四臭肉。

四臭肉看起來是一個六十多歲的乾「別」老頭子，瘦長條子，長臉活像黃蠟燭，稀朗朗的兩撇花鬚子垂在嘴下邊，半身不遂，走起路來拄着文明棍，就像仙姑下神似的，混身亂「活婆」。他繼配的大老婆有四五十歲年紀，是一個像狗熊媽媽一樣的大胖子

，不生孩子不知吃了多少藥，喝了多少仙水，還是沒生下一根孩子毛，臉上粉擦得有銅錢厚，粉上塗着胭脂，活像個胖猴子的屁股，生得伶牙利齒，在家管賬當家，一天至少要發十拉八回的脾氣，只要她那掃帚眉毛一豎，黃牙一支，「家法」板子一拿，樓院裡連雞狗都要打寒噤，她身上香水的味兒三丈遠都聞得着，人家都說她和後樓院的兆二老爺（四臭肉的孫子輩）不大規矩，四臭肉是個怕老婆的傢伙，明知道也管不了，莊裡人背後裡都叫她「香騷瓜」。還有三個小婆子是窩子裡買的，姓李的叫李姐，姓陳的叫陳姐，姓白的叫白姐，陳姐生了一個孩子，一點也不像四臭肉的樣子，倒活像他掌櫃的兒子何成祥的模樣。第五個老婆是個戶劉文現的閨女，她從小本來許配給徐二了，四臭肉看她長的俊，十七歲那年，就給硬娶過門來了，名字也叫劉姐。凡是個戶家生得俊的閨女和媳婦，只要給四臭肉看中了，都得治來陪他睡覺，有時把人家姑娘硬要過來替他當幾年丫頭，玩够了再嫁給溜溝子的佃戶或傭人，還落下一個美名，有小媳婦就叫家來烙煎餅，一定要「頭天晚上來好泡糧食」，一烙就是好幾天不回家。他說「女人就是洗腳水，蹬了這盆端那盆」。他的原配太太生了兩個姑娘，一個出門子死了丈夫發瘋了，被鎖在一間屋裡。一個閨女三十多歲了，還沒出門子，黃臉，半夜三更就常起來罵人，罵天。家裡僱着四個長工打雜，還有一個看門的，兩個女辦飯的，十年前拿三百小錢買了個五歲的「花妞兒」，六年前花了三升高梁買了十歲的「畫眉」，都當小丫環。天天給四臭肉捶腿、捏腳、裝烟、倒茶、倒尿甌子……。

臭肉家裡還養着保鏢的，又有一幫「橫扛着扁担在大街上走」的打手，治得太平莊

的窮人們沒有一個敢挺起脖子走路的，誰要翻翻眼，輕則挨揍，重則捆起來送到樓院的黑屋裡去，他私立公堂，私用刑，逼死一條人命就像殺雞一樣便當。

啦起四臭肉的呱，太平莊一天一夜也啦不完。

這傢伙從小就是一塊壞肉，長大了越壞越臭；二三十歲的時候還專跳人家牆頭，見了俊女人就要搞，抽大煙，抽白麵，吃喝嫖賭樣樣精，一直渾蛋到老。

一二十年前，太平莊出了一個無頭案子。其實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為」；背地裡人們到處都唧咕着：四臭肉有一天，在老攬局的王兆坤家裡推牌九，推到大半夜，他輸給一個做買賣的姓顧的三百塊洋錢，姓顧的當面向他要錢，他馬上變了臉，腰裡掏出匣子炮，指着姓顧的說：「要？給你一顆洋花生米吃。」姓顧的不敢要錢了，一蹙氣自己來做莊，又推開了，四臭肉和王兆坤串好了，他來一張「二六」，王兆坤就偷偷的從桌子底下送來一張「天牌」，他來一張「鵝牌」，就送過來一張「二三」，推了沒有幾把，四臭肉就倒贏了五百塊錢。他馬上推翻了桌子，一把抓住姓顧的領子，一定要他拿現錢，「不給錢就給命」，姓顧的家底子全貼上也不够拿的呀！衆人們好容易圓成着，限他三天期，當面替四老爺磕了十個響頭才放他回家。姓顧的跑回家越想越憋氣，吃了一大肚子的油條和粥，找了一根繩子，天不亮就吊死了。第二天，四臭肉買了一口棺材，凡是在賭場的人，每人給五塊錢堵上嘴，又撮弄一些流氓，把顧寡婦搶到離太平莊十多里的官莊嫁人去了，這獨門獨戶的一家人就像烟一樣的散了。

也是那兩年的事，四臭肉一到冬天，就扛起他的烏槍，放出他的狼狗，到坡裡去打

兔子。一天傍晚，狗在前邊跳跳蹦蹦的回莊了，這位大號叫「玉德」的「狗爺」，誰敢惹他呢？那知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李二，拾了一個石頭撩了她一下，這位「玉德狗爺」是四臭肉訓練好了的「家風」，一見穿破襖的人撩她，就直往他頭上竄，小李二向旁邊一讓，肩膀被她前爪子抓住了，死咬着棉襖不放，李大爺正扛着一把鋸頭往家走，勿聽得孩子的哭叫聲，連忙跑過來，天黑乎乎的了，只見小李二的棉襖被撕破，滿臉是血，不知誰家的一隻大黑狗死纏着他，李大爺可急壞了，舉起鋸頭撻着狗頭劈去，狗汪汪的亂叫，想跑，他趕上去撲頭上劈了一傢伙，又接着打了一頓，打得黑狗直在地下打滾，跑不到三十來步，就躺下不動了，李大爺才出了氣，把咬受傷的孩子抱回家。

第二天，李大爺當然就被吊在前樓院的黑屋子裡了，四臭肉可惱火了，自己動了手，揍得李大爺混身皮開肉綻，「混賬王八蛋，打狗還看主面，你眼睛長到卵子上去了，敢把你四爺養的『玉德』打死了！」一定非要他抵命不可：「憑你這把賤骨頭，滿門遭斬也抵償不上！」後來莊裡人好容易求了情，才饒了李大爺這條「不如狗」的老命。講好了三個條件，李大爺都照辦了：第一條賣二畝地，替狗買一個好棺材；第二條自己全家披麻帶孝，拿哭喪杖，請吹手，請客，辦喪事；第三條，狗墳埋在自己院子裡，立一個石碑，上面寫着：「先考玉德公李黑狗之墓，奉祀男李富貴，孫李大李二立」。還立了一個牌位當祖宗供起來，年年要燒香燒紙磕頭祭「祖」。事情辦完了，李家賣了十畝地，就在這一年，李大爺也就氣死了。過幾年，李大出去逃荒，一去就沒影了，家裡只撇下小李二。

四臭肉年紀才有五十多，罪惡真是像滿天星星一樣的數不清。

太平莊名子叫太平，其實從古至今一點也不太平，太平只在財主門裡。一出了樓院相聯紫氣騰騰的王家園子，外邊一格拉，都是姓王的房戶，二百多戶一家一頂茅草屋，有一百五十多家是姓王的種地戶子，東頭靠大路邊是二十多家開店的，西頭土墩上是三四十家指地無有的和要飯的——這些大半是種不起地的和人老絕後的老佃戶，財主們說這幫人是「長滿了口」（就是像牲口長滿牙出完力了一樣）的廢物，又都是些偷鷄摸狗的「賊種」，誰家要是丟了東西，第二天土墩上總有人要被吊在樑頭上；佃戶不少都是種七、八、十拉輩子地的，自家還是一鞋地沒有。老翰林傅小翰林一直傳到今天五花蛇四臭肉，都會擠鼻子瞪眼睛的對佃戶說：「不靠我王家的地，你們吃屎也怕吃不到嘴」。「你們頭頂的是我的，腳踩的是我的，穿的我的吃的我的，骨頭肉都是我王家的」。「要買你骨頭，你還得添上幾塊肉」，翻眼就不給地種，小門一鎖，屋頂一掀，揭出你的小鍋，牲口糧食全丟下，「叫你狗日的馬上捲行李滾蛋」。翰林府和前後樓院裡隨便走出一個人來，誰不知「皇上的狗總是御的」，只要他手一指，全太平莊就要亂「活娣」。

三年前鬼子在梁莊按了據點，翰林府的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，投到漢奸隊剝皮司令手下當了個團長。新綽號叫做「抽筋團長」，這一捐那一款，一個月有到六十七種的，頂厲害的是「手提款」，就是要手到提來，不管是誰，伸手要一萬，你就不能給九千九百九十九，當然，前後樓院是拿不着的，四臭肉和「剝皮司令」拜過仁兄弟，就更不用說了。別的姓王的本家，連老六房頭也給搞的吃不上飯，小民們當然就更苦了。窮

人瘦的三根筋挑着脖子，見面都要嘆口氣：『這樣活着倒不如死了強！』『這個日子還有個頭嗎？』太平莊名叫太平莊，其實從古至今就是這樣不太平。

一、『變天』

民國三十二年冬天，西北風捲着雪花的那天夜裏，八路軍趕走了梁莊的鬼子。大炮轟轟隆隆的像塌了天一樣，火光照紅了半邊天，人吵狗吠一直鬧到天明。

太平莊裏的人不知是甚麼事，都心慌意亂，四臭肉的佃戶二麻子的閨屋裏，天不明就擠滿了人，大都是前樓院的種地戶子，擠在這裏打聽消息。

駱駝徐東兒的駝背擠在牆角裏，眼睛木滯滯的發青；老明白徐士貴手光摸他那兩根黃鬍子，炮聲一緊，土牙和下牙就打仗，簡直是嚇糊塗了。還是二麻子見過的世面多，他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，四十來歲在威海燒過九年石灰窯，當過工頭，大前年五十三歲才回家，矮個子，臉上有幾個甜麻子，兩撇小黑鬍，光棍一條，好喝個酒，眼睛老是紅紅的，好趕個集賭個錢，押個寶，種前樓院五畝地，也像是玩的。他大拍胸膛，指着屋裏的人說：『你們這些人也太胆小如鼠了，打個仗就嚇得這樣，沒有事，準是八路打梁莊！』說着就把烟袋伸到火堆裏點着了烟，向大家說：『吸一袋吧，咳，就不用怕。窮到了頭還不過是要飯，命到了頭還不過是死，天塌下來咱還是個指地無有！再說……』他開開門來向外邊張了一下，低聲說：『我看八路來了共共產倒還不歪呢……外

邊有人來了，楊大哥，還是你來啦一段吧！」大家聽說八路來打據點，心倒有些安下了，不少人都在八路地裏逃過荒，八路軍那個好勁兒誰個不知道，有的人在心裏盼望起好事兒來了。

楊大啦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，啦起來就沒有邊，天南海北他吹起來還喝過觀音菩薩玉淨瓶裏的露水，他闖過馬子當過兵，發華工到過法國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殺過人，越過獄，今年六十多歲了還挺壯實，花白鬍子，滿臉皺紋，講起話來像打雷一樣！「怕，怕個吊，婊子兒鬼子，我看也到這天了，八路根脚地老子也闖過，可真講個義氣，我看啦，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雜種也該到頭了……」屋裏人都連忙不讓他說下去，老明白慌忙的站起來，伸頭向外張望，搖搖楊大啦的膀子，靠在他的耳邊說：「小心點，大路上說話，草地裏有人，長鼻子來了，啦個別的呱呱吧……」大啦冷笑了一聲：「嘿，吊毛灰，來了個吃鼻涕拉膿的廢料，就嚇成這樣子！」

正說着長鼻子慙慙的進門來，今天鼻子特別又長又紅，莊裏人罵他，說他的鼻子是給四臭肉牽長了的，紅鼻子是給四臭肉舐漏瘡染的，十幾年溜溝子溜的挺好，今天他可忙壞了，一整夜在大雪裏東奔西跑把全莊百十家佃戶差不多都攬到大門裡，替東家搬家去了。他一進門虛虛火火的咋呼說：「兄弟爺們還不快走啊，不好了……」他急的說不出話來。楊大啦笑了：「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像雞巴掉上熱油鍋，何苦來，還是聽我來啦一段法國呱呱吧！法國的大姐真長得俊，一大群圍着我，要我跟她睡覺，我說馬裏馬在呀，（註）馬裏馬在呀……」長鼻子更急了，吭吭了半天說：「五老爺全家搬光了，翰

林府，前樓院後樓院都搬家了，你們還不快搬，四老爺說天明了八路共匪開過來就要把你們殺光，雞狗不留！——不殺的，就一定是勾通八路的，五老爺——團長回來也得殺！反正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呀！」他一眼看見牆角旁的駱駝和老明白，指着說：「王八蛋，蹲在這裡倒怪自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，東家養你們幾輩子，今兒用着你們就一個找不到了。咳，簡直想造反——通八路，通八路！」他一把抓住駱駝的棉襖頭往外拖，老明白和別的怕事的人們就趕緊溜出去了，二麻子使了個脫身計，裝肚子痛請了假。

長鼻子也跟着出門走了，走一路罵一路：「血你娘的臭比，還不趕緊給四老爺搬家去嗎？」屋裡只撇下二麻子和楊大啦，楊大啦抽着了旱煙，望外邊一看，天快亮了，嘆口氣：「真他媽的癩蛤蟆爬到腳脖子上，不咬人可怪惡癢人的，走他媽的就走吧，二麻子，咱們反正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，人到那裡家也搬到那裡。可不要弄了個勾通八路，丟掉這個吃飯的傢伙可不值得」。二麻子哼了一聲：「頭砍了碗大一個疤，我看這回八路準打下梁莊，等等再說吧！」大啦說：「我說，老弟，還是要看風使舵呵！光棍不吃眼前虧。八路要是能站住腳，咱回來也不晚呀！」

外邊吹起牛角來了，人聲吵吵雜雜的，西北風還在號着。

楊大啦出門一看，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瓜子禍害，毛老道在後邊像黃牛一樣的喊着：「老少爺們，快跑呵！匪軍快進莊了，見大人就殺呵，見女人就要草呵！見小孩就要吃呵！八路還是站不住呵！司令團長過兩天就要打回來了，誰勾通八路，就要殺頭呵

（註）「馬裏馬在」是楊大啦胡說八道的法國話。

！司令說過：誰跟八路談一句話，就殺誰的頭！快跑呀，匪軍佔了梁莊，快進咱莊了！……」毛老道簡直像一條瘋了的毛猴子，叫的那個怪腔，醉的朗朗踴踴的，右手提了酒瓶，左手提着鞭子，滿臉滿嘴的毛，黑胖子，鷹眼斜瞪着看人，橫鼻子一嗤一嗤的，每天總像有人少他二百錢似的。他沾了自己姓王又是慶字輩的光，（比五花蛇還長兩輩）當了太平莊看青的頭目，每年光是青糧就要分六十多口袋，成天領着那幫徒子徒孫到誰家吃飯都不給錢，還得坐上座。飯舖、酒舖、肉舖、菜挑子……向來是白提回來不給錢，哨門外邊賣粥的和賣粉條的，更是比老主顧還牢靠，一天也拉不下，從來就沒給過一個小錢。他說他是王家的御貓，太平莊人都是老鼠，貓專門逼鼠，於是就成天醉薰薰的提着鞭子，指東打東，指西打西，因為他滿臉滿嘴的毛，一幅兇相，渾身妖氣，所以村子裡都叫他「毛老道」。

今天他拖着老棉鞋也真是有點嚇瘋了，他一輩子也沒見過翰林府裡這樣慌亂，怕天下真要變，怕他的紅運要倒，喝下半瓶酒，奉四臭肉的命令在大雪地裡喊大街，他走一路喊一路：「可要變天了，八路來了要殺的雞狗不留哪！趕快跑呀！趕快跑呀！」真是像鬼哭狼嚎一樣，他要看見那兒還有人不走，就用鞭子抽，楊大啦見勢不妙，拉着二麻子就跑。

駱駝的老婆一身破褂褲還遮不住體，小孩連褲子都沒有，也被禍害從床上破被裡拖下來推到雪地裡，毛老道的鞭子抽過來，像趕豬一樣嗷嗷的趕出了莊。大雪地裡，人一堆一堆的，西北風像快刀一樣刺進人筋骨，孩子哭，老婆叫，風聲、牛角聲……混成

一片，聽起來好不凄慘，毛老道喊啞了的嗓子還聽得清：「變天啦！趕快跑喲！誰不跑誰就通八路，就要卡叉一下殺頭呀！」

太平莊忽隆了一夜，真搬家的還只是翰林府，前樓院和後樓院，他們跟着剝皮司令和抽筋團團長搬到臨沂城根去了。別的大家小戶有的到北邊親戚家避幾天，有的在外邊轉一趟就回來了。

好幾天來人心還是不安，毛老道從王家園子裡一陣一陣的傳出謠言：「八路軍是先甜後苦喲！」「八路軍是妖怪喲，那些白面書生是變的喲，甜言蜜語是裝的喲，說不定那一天現了原形，披頭散髮，青面獠牙，殺大人，吃小孩……」「八路軍站不穩腳跟喲，李司令王團長過兩天就發大皇軍來啦！」「誰通八路軍就要碎屍萬段喲！」「……」

東頭大路口和西頭土墩上的人也到處交頭接耳傳着話：「嘿，八路真像天兵天將，梁莊鬼子弄了兩三年，修的三十六個炮樓，給八路一晚上炸的吊蛋淨光。」「八路那個電氣炮真厲害，轟的一放，炮樓就飛上天了，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小舅子陳連長，一個排都到他老娘家喝粥去了；」「活抓了二三百喲！」「八路哪，咱老一輩子都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喲，簡直都像自家親人一樣，當兵的還給老百姓挑水呢！真稀罕！」「這會可真盼來了！可有好日子過了把！」「……」

二、鐵骨頭一心報父仇

土墩西南角一頂茅草屋，住的是佃戶張太天家。張太天四十來歲，團臉，滿是皺紋，醬色皮子，三角眼，生就是硬骨頭，莊中人叫他鐵骨頭。

張太天本是個外來戶，三十多年前，他爹領着娘兒四個住在張莊。自己五六畝地，又種着太平莊前樓院四畝肉的十來畝地，喂着一個小牛，好年好月的還能過得去，莊稼時兒打到場上堆的糧食看起來還不少，怪喜人。可是每當何掌櫃的拿着賬本來分場的時間，心裏總是要冷了半截，看他那個老鼠樣尖臉一掛，老鼠像的小鬍鬚一撓，老鼠樣的小眼珠一骨碌，總是說：「混蛋，就打這兩個糧食？憑你這塊地，我早割上賬了，起碼一畝地出二百三十斤，只打不到二百斤？糊弄鬼也不信……」你說雨水不好，放屁，大樹還不是長的那末粗！——你說糞上的不好，放狗臭屁，牛尾巴緊靠着牛琿眼，也沒見他長多粗！你們這些王八蛋，偷了多少糧食？還不說實話！今天我看你是想再種這二畝地了！」總是嚇得張大爺滿口說好話，賠不是，擺好滿桌子的雞呀，肉呀，蛋呀，魚呀……請掌櫃的喝酒，從自己的糧堆裡量出一斗來「孝敬何三爺」，再從公堆裡量出一斗給何三爺藏着，對天盟誓管誰都不許講，掌櫃的才來分場。剛揚過場的糧食不許摻和開，下風頭的香糧食秕子盡是自己留下，上風的好糧食分給東家，一分場當然就去掉了一半好的，場上剩下來一碗糠，一小堆亂攘也得平半分。

最怕人的是分完場之後何掌櫃的又掏出賬本子來要分子糧，分子糧是吃一斗還四斗，每年春天不吃不行，要是吃了三斗，收莊稼時，就得還一石二斗，年成稍爲一春，糧食在場上就光了，有一年，張大爺分完場只撇下了一升麥子，張大娘一直冷到心，真像刀

絞一樣的難過，她拚命不讓眼淚流下來，橫着心把糧食撥弄撥弄，對何掌櫃的說：「這一升糧食也算是咱孝敬四老爺四奶奶的吧！」何掌櫃不客氣的把場收拾得乾乾淨淨，老兩口親眼看着自己一滴血一滴汗幸苦一年的營生，自己一粒也沒剩下，跑回家抱頭大哭了一天一夜。那時候張太天還是個七歲的小孩子，也跟他爹娘嚎哭了一天一夜。他今天還記得他娘替他擦眼淚，抽噎的說：「可憐，誰叫你生到俺窮人門上，長大了還不是替人家當牛當馬受窮受氣！」

自從那年以後，家裡就一年接不上一年氣，分子糧年年吃，一年還是吃不到頭，有一年實在餓急了，好容易託東託西，才跟樓院四奶奶掬了幾個利錢使，承她老人家賞了面子，借了五十塊錢，才算「救了命」，八分利就八分利，過了一年，連利帶本漲到九十元，更是還不起，利滾利，利又滾利，張大爺身上担子一年重一年，要賬的每年扛着梢馬子，一脚踢開門，送來一張條子，第三年送來的是一張大條子，還要他打手印，張大爺也給他弄糊塗了就昏頭昏腦的打了一個，送條子的臨走含含糊糊的說了聲：「利賬準折，你那六畝地折給四奶奶了，四奶奶看你人還怪老實，地還給你種着，你還是他的種地戶子」。張大爺一聽地給折去了，心像是叫狼爪子突然抓去了，當時昏倒在床上，自己用手指用勁抓自己的臉，希望自己醒來是個夢吧，又一把抓住太天說：「你爺是在做夢嗎？」當他知道這是真事時，老頭子的眼淚又淌下了，他啞聲啞氣的說：「撇下的祖業連一鞋地也沒有」，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老骨頭也只好葬到官地裡去了！」「孩子更苦了……」。

太天已經長得像個小牛犢，從小就推磨，拾草，担水，一天也閒不着，大哥雇給人當長工，他十一二歲就幹地裡活了。從小有個雄心，不相信一輩子受窮。性子暴，同孩子們要不合嘴就打架。他十三歲那年，又是個大歉年，小牛也賣了，狠心的東家看他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又沒牲口了，也就把他那十來畝地留了，張大爺可真急死了，連夜把自己最後的幾分宅基賣了，送了三份禮：一份給東家，一份給何掌櫃的，一份給毛老道。磕了幾千個頭，求了幾萬個「好老爺」「好太太」，好容易才承回東家的「情」，拿出太平莊十畝畝地，給張家種着。

張大爺就把張莊撇下的家底了，一担子挑到了太平莊，住在土墩上東家的一頂破茅草屋裡。人生地不熟，日子更苦了。一年忙到頭，打下糧食吃不了幾天，真是「跟着驢軸吃飯」，抽空子炸丸子，挑担子，逃荒要飯……肚子裡填的還都是些糠、菜、樹葉子、樹根、樹皮……一年一年的勒緊了褲帶子，死撐活挨的過着。每年春天，大人孩子的臉成天價又黃又腫，活像豬尿泡。

太天十七歲那年，張大爺又闖下了「滔天大禍」。事情是這樣的：

清明過後，是一個暖和和的春天，四臭肉把他的牛撒在張大爺種的地裡吃青苗。張大爺真心，就跑過去把牛拴一棵樹上。

四臭肉知道了，馬上派人查問：「誰胆大包天，胆敢把他的牛牽走？」張大爺嚇得直抖索，馬上跪到四臭肉跟前磕頭請罪，自己打自己嘴巴說：「是小的有眼無珠，把俺的牛牽拴在樹上了……」四臭肉馬上叫毛老道把張大爺纏起來，拳打腳踢的送到了

前樓院，叫他跪在門口台階上指着臉大罵：「混蛋，野種，敢在太平莊撒野！你四老爺的牛撒在你四爺地裡，誰敢動手牽，這叫太歲頭上動土；你還裝糊塗，今天可叫你知道個厲害！」

張大娘託了好多人，磕了好多頭，求四老爺饒他初犯，總算是四臭肉發了「慈悲」答應放他。可是怎麼放呢？要張大爺真給他「牛爹」當一回兒子，叫他和牛在一塊給四臭肉耕一天地。

第二天早晨，四臭肉敲鑼叫全莊人去熱鬧。叫張大爺手脚爬在地下，把牛籠頭套上，纏繩盤在脖子上，撇繩扣在籠頭上，還戴上籠嘴。

牛吃草了，給他除了籠嘴，也叫他伸頭到牛槽裡去吃草，張大爺眼裡滴着眼淚，混身顫抖着，實在吃不下草，毛老道的鞭子飛的抽來了，旁邊的四臭肉拍手大笑，陪着四臭肉看熱鬧的腿子們也陪着笑，陪着拍手，窮人們的心裡都是像針刺的一樣難過，大家悲嘆自己的命運。張大爺只好大口的吞草，難過得好像渾身的肉被撕得千條萬塊。牛飲水了。他也伸頭到桶裡去飲，牛倒嚼了，他也裝出吐草嚼草的樣子，牛拉屎了，他也拉屎，牛拉屎了，他也拉屎。牛叫了，也叫他「美美」的叫。他頭腦子昏糊糊的，心也真成牛心了。跟在牛後邊爬到地裡，又帶上籠嘴，帶上牛鎖頭，套上牛担子，掛好了犁，他們「牛父牛子」就合犍耕地了。

毛老道還是揚着鞭子，四臭肉還是拍手大笑，旁邊的「腿子」還是陪着拍手，陪着笑，窮人們不少垂下眼淚，又趕快吞到肚子裡去。張大爺眼淚也乾了，酸心變成了難聽

的苦笑，自己連死活也不分了。一鬆勁，跌了交，毛老道的鞭子就飛抽到背上，四臭肉又拍手笑了，旁邊人還是陪着笑，窮人們的心更如同刀剗……張大爺用盡平生的力再來耕。

一直到日頭歪西，才卸下了犁，牛担子和鎖頭，慢慢的牽回去，還是跟牛一樣，先飲飲水，再去吃草，吃飽了，才在四臭肉的狂笑聲中，卸下籠嘴、纏繩和牛籠頭。還叫他再給四臭肉磕了好幾個頭賠禮。四老爺毛老道這幫人還都洋洋得意，看熱鬧人散了，窮人們心碎了，年青的人心橫了，肚子氣的鼓鼓的他們想着：「總有一天，總有一天。」

張大爺磕完頭，想站起來走回家，走不兩步，就倒在地下昏過去了。

太天娘兒倆個把張大爺抬回家，他已經不會說話了，面色如土，大汗直滴，眼睜睜的瞪着太天，眼淚從腮旁一滴一滴的淌下來，氣喘的呼呼的，嘴唇顫動着、幾回要說話，都咳嗽得說不出話來了。只聽得：「要報仇呵！孩……子，不要忘了爸爸……怎麼死……慘」閉上了眼睛，他就是這樣死去了。

太天從此以後，腰裡就別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等着一天，叫他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

哥哥四五十歲了沒娶親，老娘怎麼也不能看着姓張的絕後，於是千方百計替太天娶了親，娶了親就生孩子……四臭肉出門就有保標的保護着，不好下手，太天怕辦不成大事，反而連累了老小。日子一天，一月、一年又一年的過去了，孩子生到第四個，他臉

上的皺紋一年比一年多起來又深起來了，人漸漸老了，可是懷裡的刀子還是亮晶晶的。悶起來，脾氣暴如火，說打就打，說拚命就拚命，毛老道這班人也不敢拿他同他爹一樣看待，叫他「鐵骨頭」，莊裡人喜歡他直爽，肯幫人忙，講話硬，有骨氣，都很佩服他，叫他「天二叔」，又叫他「鐵二叔」。

他窮日子過的「半截下土了」，飢寒和痛苦天天都像鐵錘一樣打在他頭上，一年一年的翻不了身。心裡邊對於「命裡注定」的道理，不由他不信了，他常常恨得不開交，把那個爛紅眼的老婆吊起來，揍得她滿身傷，罵她是「老母豬」，「爲啥生這一大窩小豬到世上來活受罪？」大孩子也能推磨、拾柴火、担水……：太天想長大了還不是和自己一樣，氣起來拳打腳踢，打得孩子像殺豬一樣的叫喚，他說：「揍死也比折磨死的強」，老婆哭，孩子叫，沒得吃，沒得穿，他心裡自然更難過了，心酸酸的跑出門，二更天才回家，倒上床便睡。

太平莊有從八路地逃荒回來的。談起來「八路來天就要晴了」，他深深的記在心頭，像盼星盼月明一樣的盼着那末一天，可是他還是二虎着：「窮人真有翻身的一天嗎？」

八路軍來了，真好，看樣兒不假。他在梁莊集上看見八路張司令真是個莊戶司令，和和氣氣跟莊戶人啦呱，他喜的跳起來，想跑過去把他一肚子的苦處啦出來，一思索：「還是等等再說吧！」這幾天，眉飛色舞，像是來了大喜事。愁只還愁的是吃穿，一天不掙，一天沒食，每天總得拾起他的担子去趕集。

晚上回來聽毛老道說：「八路軍先甜後苦喲！」他在心裡說：「屁話，就是真有後